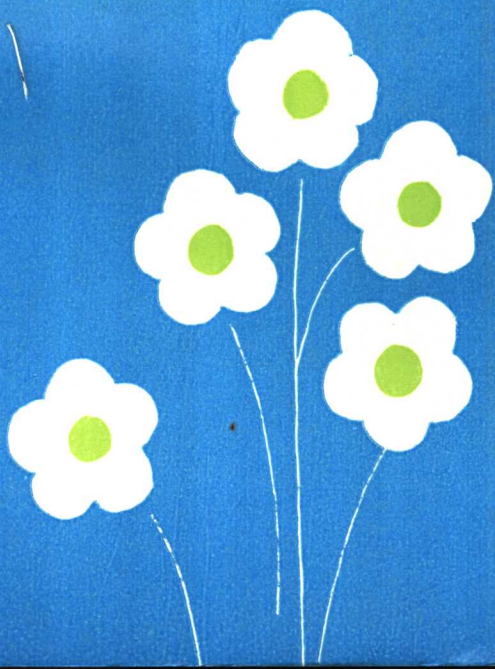


舞伎

林斤澜

WUJI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舞伎

浙江

责任编辑 李庆西

封面设计 靳 斌

舞 伎

林斤澜 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二厂排版 浙江瑞安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350×110 1/32 印张11.25 插页2 字数239000 印数0001—9000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054-5/1-53

统一书号: 10317·420 定价: 2.80 元

前 言

这是我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散文选集。有的或者不象是散文，那么是杂文吗？这中间也难解难分。

总共五十八篇，粗略分做记情、记事、记地、记人、记文五记——“舞伎”。谐音的题名，也不是新发明。“舞”是舞文弄墨，“伎”是伎俩。散文讲究真实自然，仿佛行云流水。“舞伎”两个字实是散文的大忌。将来如有个集子可以题做“云水”，那就好了。

五、六十年代的习作，打着明显的年代烙印，都为配合当时的需要。但也还真诚，没有别样肺腑。文字也流走，思路也明白。也许是癞痢头也是自家的儿子好，三十年后为选集通读一遍，青年时候的热情，还叫老来迟钝的心胸，一紧一紧的。

但，渐渐的走进六十年代，笔下也渐渐生硬起来，有了把一张招贴，硬贴到生活上去的味道。

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后期，不着一字。这是全世界都眨了眼的“浩劫”，无需细说。不过世上都说“浩劫”十年，我这里却是整整十二个年头。倒不是个人特别，实是这个行当历来不只“首当其冲”，还要“尾当其末”。

这十二个年头，凑巧是我的中年。

七十年代后期重理旧业，同行都急着找补，我也不怠慢，先前不多写的散文，极少写的杂文，也没头没脑的写了起来。如果说文字有“抑扬顿挫”四个字，那么“抑扬”见少，“顿挫”殊多了。“顿挫”对付得不合适，就生涩。好比把一团面没有揉匀，夹杂着生面疙瘩。

进入八十年代，是不是“顺溜”一点了？不过也还精神恍惚。

有好人劝道，倒不如回到五十年代那样，总还是“流走”起来畅快。

谢谢。老话说“非不为，实不能”，我是“实不能，也不为”。文字本身只是符号，舞文弄墨白了头，那伎俩不过是贴切表达真情实感。生活的感受不同，“流走”时“不能”“顿挫”，“顿挫”时也“不为”“流走”。

此外，也有些别的缘故，那都容易商量的了。

好比说我的手艺，有一种冷冷清清的味道。好说好说，我还不服老，作兴这老牛破车，还能“踢踢踏踏”到九十年代。哥儿们，捎带着瞧着点吧。

林斤润

一九八五，将近冬至，北京西便门

目 录

前 言 1

记 情 1

云 雀 1

春 风 3

映山红 5

敲 门 7

渡 船 11

天 柱 16

松柏树林 20

山深海阔 23

雁山云影 27

盆 景——寄语温州同行 32

无 言 35

山 40

山 口

46

记 事

53

泰顺记事	55
新 居	58
绿	63
奴归春归处	66
收 信	69
生动的足下	72
蓝色湖	75
瘰	78
骂 人——“红八月”之一	81
文明骂人——“红八月”之二	82
揪 人——“红八月”之三	83
打 人——“红八月”之四	84
斗 人——“红八月”之五	85
逗 人——“红八月”之六	87

记 地	91
龙潭湖水	93
八宝山之宝	97
晚町怀念	103
古北口印象	108
龙 潭	113
非洲暴雨	123
原始森林的神秘	130
蒲家庄杂感	138
说 雾	150
记 人	157
王秀珍	159
罗淑珍	165
1937和13——记杜百鱼的谈话	173
乐 趣	199
二十多年前的座谈会	202
艺术家——记夏肖敏	206
山市一家	215
想象和生命	229

记 文

233

知 难	235
三 随——与文学青年朋友谈心	240
唱出自己的歌	244
谈“取”“舍”	260
有关结构的漫谈	269
“外”和“中”	283
小说说小	294
谈魅力	306
对话一例	318
读三叶的《未必佳集》	329
读《鸡啄米》——刘心武小说集序	337
雅俗不共赏	341
漫谈写信	347
即 兴	349

云 雀

讲究养鸟的人，有的爱养百灵、八哥。这些鸟会学别的鸟叫，会学狗吠猫唤、驴鸣马嘶。会几套直至三十来套，套类越多越值钱，那是不消说的了。

我听这些鸟的学舌，一回两回还可以，多了就厌烦，因为造作，因为只有点“形似”，没有“神似”，只有“模仿”，没有“创造”。听一两回也只是新奇，没有叫人动心的欢喜。

教会学舌，有时还要使用残忍的手段。比如抓只小猫来，拿盆扣住，把鸟笼放在盆上边。小猫憋得难受，当然连声叫唤，哀求呼救。这样三天五天，直到鸟儿学会才算完。鸟儿学会的，不是猫撒欢的叫法，而是小猫的哭泣。

大个子画眉，小个儿红子，都是亮嗓门。画眉洪亮，红子清亮，我都爱听，又都不怎么感动。我心里有最美好的鸟叫，想起那样的叫法，心都要飞起来似的。

小时候我在南方住过竹山，常见竹林里“嗤”地一声，箭般射出来一只鸟，直上半天空。同时叽叽呱呱叫个不停，越叫越快，越快越欢，越欢越旺跳。到了半天空，摊开翅膀，一边滑翔，一边撒下来串串生命的欢腾。

这是南方的叫天子，学名云雀。

我在北京常见笼子里养着的画眉，体态丰满。红子则小巧玲珑。百灵脖子上一道黑项圈，也有气派。后来见着一种鸟，象百灵又小一号，没有项圈。一身毛色更加黄里带灰，土名“娥勒”，学名却也是云雀。它的叫声象百灵，但不会学舌，绝没有南方叫天子的拚命叫出欢喜来。

毛色的不同，可能因环境而异。我打听它在大自然里的叫法，据说从麦田或杂木林子里，箭一般直射天空，飞得有多快，叫得有多欢势……那么这是北方的云雀无疑了。

如果养鸟也是社会需要，对丰富文化生活有好处。那么请养百灵吧，它会学舌。请养画眉吧，它蹲在笼子里多富泰。请养小巧的红子吧，它的嗓音清亮。

请不要养云雀，它在笼子里，就丧失了全部的长处。让它箭一般射向天空，让它叫尽欢腾的生命。

我反对把云雀关在笼子里。

春 风

北京人说：“春脖子短”。南方来的人觉着这个“脖子”有名无实，冬天刚过去，夏天就来到眼前了。

最激烈的意见是：“哪里有什么春天，只见起风、起风，成天刮土、刮土，眼睛也睁不开，桌子一天擦一百遍……”

其实，意见里说的景象，不冬不夏，还得承认是春天。不过不象南方的春天，那也的确。褒贬起来着重于春风，也有道理。

起初，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，“暮春三月，江南草长，杂花生树，群莺乱飞。”这样的名句是老窖名酒，是色香味俱全的。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，风原是看不见的，又无所不在的。江南的春风抚摸大地，象柳丝的飘拂。体贴万物，象细雨的滋润。这才草长，花开，莺飞……

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？后来我有了别样的体会，那是下乡的好处。

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，曾数度“春脖子”。背阴的岩下，积雪不管立春、春分，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思。是潭、是溪、是井台还是泉边，凡带水的地方，都

坚持着冰块、冰砚、冰溜、冰碴……一夜之间，春风来了。忽然从塞外的苍苍草原，莽莽沙漠，滚滚而来。从关外扑过山头，漫过山梁，插山沟，灌山口，呜呜吹号，哄哄呼啸，飞沙走石，扑在窗户上，撒拉撒拉，扑在人脸上，如无数的针扎。

轰的一声，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。嘎的一声，是碗口大的病枝刮折了。有天夜间，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，格拉拉格拉拉响起来，晃起来。仿佛冬眠惊醒，伸懒腰，动弹胳膊腿，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。

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，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。清早，着大靸鞋，穿老羊皮背心，使荆条背篓，背带冰碴的羊粪，绕山嘴，上山梁，爬高高的梯田，春风呼哧呼哧地，帮助呼哧呼哧的人们，把粪肥抛撒匀净。好不痛快人也。

北国的山民，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。到得喜欢得不行时，连捎带来的粗暴，也只觉得解气。要不，请想想，柳丝飘拂般的抚摸，细雨滋润般的体贴，又怎么过草原、走沙漠、扑山梁？又怎么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？

如果我回到江南，老是乍暖还寒，最难将息，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，牛尾蒙蒙的阴雨，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，墙角落里发霉，长蘑菇，有死耗子味儿。

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！

映山红

我在北京住了三十年，竟把映山红忘记得差不多了。

映山红又叫山躑躅，又叫山茶的，都是土名，都离不开山字。映山红取的是颜色，落落大方。山躑躅却把植物比作动物，在山坡上徘徊，这取绝了。学名很秀气，不挨山，叫做杜鹃。

每到春天，中山公园常有杜鹃展览。有白色，有深浅不同的各种红花；有花篮一样盛开的大盆；有修剪了树形，配着石头，栽在雕花刻字的小陶盆里；又有种种精致的名字：玉蝴蝶，凤鸣锦，寒牡丹……。凤鸣锦也用了动物，还是鸟国里去皇后的大角色，还搭上声音，可惜谁也不挨谁，岂不精致得刁钻了。公园门口是要买票的，展览室门口又买一回票，看的人不少，可见还是美，讨人喜欢。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作用，帮助我忘记那山坡野地上的映山红。

有回在个电影里，忽然看见阳光晃晃的真叫明亮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火焰一样。我心头一跳，立刻又怀疑起来，觉着不大象，又说不清哪里有什么不合适。

去年春天我回到南方，那里的春，少不了雨，那里的雨又细如丝。我看见了映山红盛开，枝上叶上花瓣上，都挂着

水珠，是挂着，不是滴滴哒哒。潮湿的云天，朦胧的山色，映山红的红是暗红。若比作火，那是炭火。还是和水近，就是水墨画上，和水墨互润的红色。这才显出“春意浓”的浓味儿，“春深似海”的深劲儿。我拾回来这个印象时，我的心都溶化在烟雨蒙蒙里了。

电影上阳光晃眼，是故事情节上的需要吧。对映山红却不合适，它是“淋漓尽致”的。

我小时候春游。总用刀连根挖一兜两兜回来，移栽在自己院子里，花盆里栽过，花坞里也栽过，却没有一次成活。后来才知道有驯化两个字，指的是由野生到家生有一个过程，是一门大学问。

玉蝴蝶、凤鸣锦、寒牡丹，那是驯化的成绩，值得买两回门票。那是要本事要年头的，在北方，还要花大本钱盖玻璃棚，才能够保证驯化必需的温度和湿度。

驯化的美也挺招人，买两回门票也没见谁抱怨来着。凑巧十年浩劫中间，兴起了砸玻璃的奇异行径。有个地方的杜鹃棚子也挨了几下，也还没有让凤鸣锦到山坡上蹒跚去，没有来得及叫玉蝴蝶“淋漓尽致”；只是砸了玻璃，不多天就都蔫了。这个缺点平常不容易发现，砸了玻璃才知道。怪不得说学什么也要交学费哩！不过这件事上，希望不再买回门票了。

敲 门

我住在北京小三十年了。在现在住的这个楼上，也有二十年了。刚搬进这个楼的时候，楼是崭新的，四周地面却是坑坑洼洼。小孩子们踢皮球，踢出过骷髅来着。原来这楼基地是乱葬岗子。胡同口的一家，还竹篱茅舍，守着二三十棵桃树过日子。楼后头还可以看见菜园子，有一口浇园的辘轳井。绞辘轳打水的时候，也唱歌。可是已经不唱“谁打一，我打一，秦始皇修长城天下统一，谁打二，我打二，斩颜良诛文丑是关老二……”了，唱的是“巧儿我，采桑叶……”或是“小女婿”中的“我十九，他十一……”

有时候也有人到我家来敲门，刚迈门槛就说：

“怎么搬到这地方来住？多远哪？晚上还出去不去？”

我们这个楼不在郊区，在城里，在北京南城的东南角上。住不几年，胡同口的桃树挪到公园里去了，盖起了百货商场。又不几年，楼后头辘轳井那儿，由几盘缝纫机起家，闹成了“劳动保护用品厂”。高音喇叭一早就唱：“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……。”

楼群一片一片地起来，直盖到城圈外头老远去了。大马

路上走公共汽车，走无轨电车。常常有人到我家来敲门，我是老脑筋，总说：

“够远的吧？”

“不远不远。交通方便，没想到这儿还真热闹。”

后来竟有人这样回答我：

“应当说，这儿也得算是市中心了。”

可是，过后足有十二年时间，我家很少来人敲门。这一片楼群也灰蒙蒙的，冷清清的。常常是停电的晚上，常常是暖气不暖的冬天，没有敲门倒有敲窗户的，拿石头子把玻璃敲得粉碎。是小孩子吗？不，老大个儿的中学生。

整个北京的天空，老象是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。国家出了祸害，北京特别的忧郁。

这两年又常常忽然敲门声起，我总是三步并做两步走去开门。来的是十年、二十年不见的老熟人。有从边疆的风沙里来的，有从腹地的农村里来的。有的在浪尖上滚过来，有的长期销声匿迹。他们来申诉，来开会，也有百折不挠来“呼吸空气”的，有老骥伏枥来“开路条”的。也有的就是要来看看北京。头发白了，眼花了，背驼了，牙豁了。可是见面时的欢呼，都跟拉汽笛儿似的，持续好几分钟。

前天来了位诗人。这位诗人三十年前主要是拿枪杆子。近十多年拿的是锄把。他穿的大衣和里边的制服，都是不黑、不灰、不黄，也黑、也灰、也黄，几十年来总是风尘仆仆。他到北京，先到天安门。然后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急行军一样快步走一圈、两圈、三圈……走到心头的风力由五六级转三四级，再转一二级，然后站在广场中心，眯起眼睛看金碧门楼，看红墙，看汉白玉金水桥……两耳听着人来人